

张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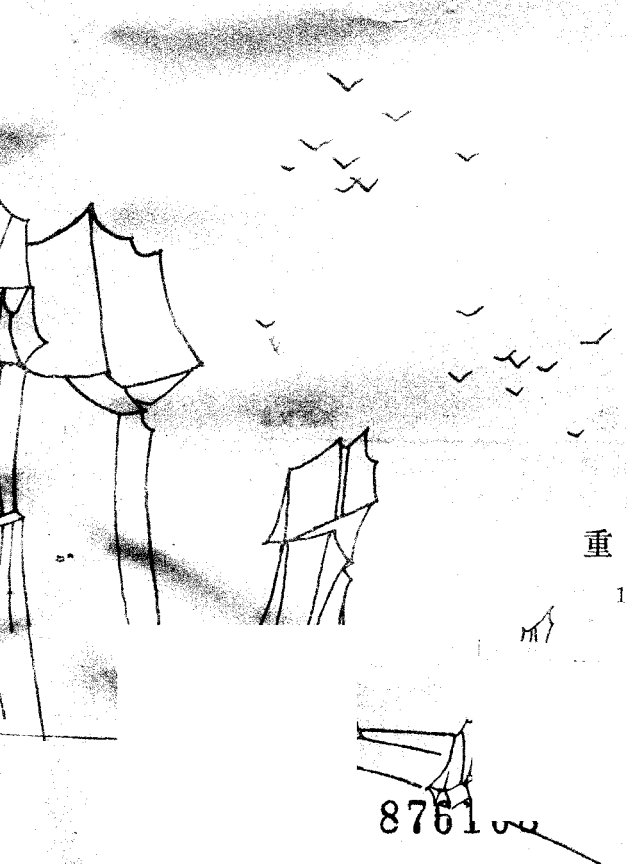
高山听雾

重庆出版社

I267/210

DF54/14
高山听雾

张永权



重庆出版社

1982年·重庆

8761

封面设计 高济民

高山听雾

张永权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 5.875 插页2 字数 94 千
1982年9月第一版 198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700

书号: 10114·22

定价: 0.47元

DF 54/14

目 录

长湖秀色	1
神奇的黑松岩	6
打洛风情	15
歌手家的婚礼	26
西双版纳的赶摆和泼水	33
畹町风采	43
撒尼山寨采风录	49
渡口风情画	58
景颇山上班色花	72
洱海星月	85
温暖	91
好雨	94
傣尼红苹果	97
新路	100
泉水之歌	107

绿色的云	112
贺新房	118
象脚鼓又响了	124
白象出林了	129
十月桃花开	136
星	144
边境的攀枝花	155
高山听雾	161
金桥玉路	169

锦江在我心中奔流(代后记) 184

长湖秀色

湖，大多是秀丽的，特别是位于云贵高原上的湖泊，常常给山野的旅游者一种美的享受。无论是昆明城外的滇池，还是苍山下的洱海，总是以她迷人的姿态，吸引着游客。至于石林以南圭山下的长湖，就更加秀美诱人了。

微雨中，在阿诗玛和阿黑相恋的长湖畔，道路虽然泥泞，但那雨中的湖光山色，却是不得不看的。只见长湖笼罩在烟雨苍茫之中，远远望去，就象一个蒙着透明面纱的撒尼少女，秀美中更增添了几分娇羞。水面上，雨滴如珠，象在一块长形的玻璃板上，跳跃着无数的玉粒，给人“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感。狭长的湖身，约有五六里长，远处完全遮掩在茫茫的雾雨之中。湖岸周围的青山上，布满了花木翠竹，微雨中更显出欣欣向荣的生机。云南高原，由于过去烧荒种地的结果，不

少地方的树木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美丽的西双版纳，烧荒的大火连年不断，原始森林变成了茅草林；有的地方水土流失，沙漠的症候也已开始出现了，想不到长湖岸边的松树、柏树、翠竹还长得这样茂盛。这真要感谢世代生活在圭山下的撒尼人民！试想，要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长湖周围，都是光秃秃的荒山或茅草林，岂不是太煞风景了吗？

黎明的长湖，沉睡在如纱的薄雾里。从湖的东边的水中，跃出一个桔红的火球。霞光喷射，青山紫了，湖水红了。微风吹来，金鳞闪烁，长湖又成了一条温柔的金龙。清晨的空气，湿漉漉的，似乎火球上也挂满了长湖水里的水滴。这时，山林雀鸣，万物苏醒。三两个包着花包头的撒尼少女，牵着黄牛来到湖边饮水，又给黎明的长湖增添了一层秀美的色彩。

夜的长湖，在秀美中更显出一种神秘的景象。这里虽没有滇池边穿喇叭裤青年的欢笑，也没有收录机里播放出的醉人乐音，但从那绿竹苍松中，却飘来了一声声如诉如叙的直筒音乐和叮咚的月琴声。现在，撒尼青年恋人在公房里过夜的很少了。但是，他们相约为伴，来到长湖岸边的树林里，偎依在大树下，用月琴和直筒倾吐心中火热的爱情，似乎长湖的水也因他们的如蜜的歌声，

变得更加甜美了。在那火把节之夜，长湖却又是另一番情态。松明火把浸映在湖水里，象有无数的夜明珠在水中闪烁。星星和火把，辉映成趣，天上人间，一片银光。在千万束火把的光照下，撒尼青年跳起大三弦，弹起月琴，吹起直箫，欢庆传统的火把节。火把节是光明的象征，也是青年男女爱情成熟的季节。欢乐的青年们，在火把节之夜订下终身，长湖就象一个巨大的录相机，录下了成百上千对的幸福人影。

长湖的水，也不全是碧绿的。在不同的阳光下，她变化着绚丽的色彩。她有时银白如练，叫人眼花迷离；她有时清澈如玉，使人心旷神怡；她有时跃起五彩缤纷的微波，又叫你目不暇接。天上变幻着的云彩，湖岸开不败的野花，也都映照在湖水中，随波荡漾。

长湖的水美，长湖岸边的山也美，其中以“独石山”最有特色。站在湖岸向上望去，独石成山，林木葱郁，大有“一石独秀”之感。独石山不仅以其秀美的景色迷人，更以它的光辉史迹而屹立在撒尼人民的心中。清末年间，彝族人民的优秀儿子赵发，不堪忍受清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领导撒尼、阿细、黑彝等少数民族揭竿而起。他们打富济贫，杀戮贪官污吏；后退守独石山上，安营扎寨，一直坚持了许多年。直到今天，赵发在独石

山上修筑的堡垒、石板路、水井等还完好如初。那堡垒的枪眼前，似乎还飘飞着战火硝烟；水井里的水，清亮见底。蓝天上的白云飘飞而过，就象那匆匆而过的时光。但是，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却象独石山一样，闪闪发光，在彝族人民的心中屹立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吴晗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来长湖考察时，就曾在独石山上挥笔题诗，歌颂赵发的英雄事迹，抒发了诗人的爱国情怀：

独石山上竖将旗，
将军雄略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山劫，
犹傍斜阳觅古碑。

诗刻在独石山最高峰的石壁上。十年浩劫中，虽被“乱世英雄”们用凿子打掉了，但是，那刻在人民心中的诗却是永远也无法打掉的。以人心为碑，才是经得起历史风雨的吹打的、永垂不朽的碑！

独石山下，圭山民族中学的学生，已从解放前的二三十人，发展到了今天的五六百人。一幢幢教学楼和各族学生的花衣彩裙，更增添了长湖的美色。我在长湖畔所见到的民族中学的学生，象阿黑、阿诗玛一样，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

象。他们的名字也和阿黑、阿诗玛一样，大都带一个“阿”字，如阿莎、阿玛、阿娃、阿莲等。但是，他们却是崭新的一代，他们不会再有阿诗玛那样悲惨的命运；而且他们学了科学文化，他们将是圭山真正的主人。

长湖是美丽的，但最美的却是生活在长湖畔的彝族同胞。在我离开长湖的时候，一位撒尼女歌手给我唱了一支心中的歌：

圭山的山呀长湖的水，
长湖如镜山滴翠。
三弦跳得彩云转，
月琴弹得歌儿脆；
姑娘都象阿诗玛，
阿黑哥哥来相会。
长湖美呀圭山美，
山美水美人更美……

神奇的黑松岩

——“新石林”纪游

早在春节游石林时，一位撒尼姑娘就曾对我说过：“离这儿不远的北边，还有一座石林呢。那个石林比这儿的景色更神奇、更迷人。”姑娘的话深深记在我的心里，总想有机会去看看那新发现的石林。

这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清晨，路南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彝族同志和《石林》编辑部的小李陪同我们，从县城出发了。汽车在路南特有的喀斯特地貌的公路上急驶。道路两边，一片片千奇百怪的小石林不时从车窗前一晃而过。不一会，汽车在北大村停下了。原来去新石林的公路，还没有完全修好，看来这十多里的山路我们只得用双脚去丈量了。我们正准备上路，彝族同志问我：“你们想坐牛车吗？”小李说：“坐牛车虽然慢一点，但体验一下这种生活，

也是难得的。”于是，我们便欣然同意了。

不一会，那位彝族同志给我们找来了牛车。这是一架用黄牛拉的木轮车。巨大的车轮用栗木制成，差不多有一人高。车身装着用龙竹编成的椭圆形车兜，既可以拉粮食送肥，也可以坐人。赶车的撒尼汉子，黑油油的脸膛，透着光亮，闪现出山区劳动人民的健康美。他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不时地打量着我们这几个外来的客人；但那温和的微笑，又流露出对我们的友好。我们坐上车后，他甩动鞭子，牛车便向着北边的一条便道缓慢地移动了。

便道凸凹不平，牛车嘎嘎地叫着。虽然慢，但却平稳。我们今天坐上撒尼人古老的交通工具去游石林，真是别有一番风味了。下午一时左右，牛车抵达新石林边上的一个叫寺背后的撒尼村寨。所谓寺背后，赶车的撒尼汉子告诉我们：这个村寨位于一片小石林的背后，那片小石林的顶峰，建有一座寺庙，因此这个村寨就被命名为“寺背后”。他还说：“从前这儿的香火很旺，现在，敬香的少了。撒尼人说，什么神不神，要不是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天天敬香也还是要过苦日子。只是那座庙在十年动乱时被毁，太可惜了，因为那是撒尼人自己修的呀。”

赶车的撒尼汉子叫阿勒，是个热心人。他套

好车后，就主动给我们担任了去新石林的导游。由于有他带路，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到达了目的地。站在田坝，我们向前望去，石林黑糊糊的，一层叠一层地向四方伸延，望不到边，就象一片石海。阿勒说：“不少人叫它新石林，只不过是为了和那座早已闻名的石林相区别。但新石林的面积更大。前不久，一个地质测量队来这儿，他们说老石林仅三平方公里，而这里却有七平方公里。”阿勒兴奋地说着，显然是在为他的家乡能有这奇妙的石林而骄傲。停了一下，他又指着面前的一片石海说：

“可能你们已经从报纸上看见了，新华社记者写的报道叫它做灵芝林，因为这里不少的石头柱子极似灵芝。其实，那也不太确切。等会，你们进到里面细看就知道了。那千奇百怪的石树，怎能用一个灵芝来代表呢？如其叫它灵芝林，还不如叫我们撒尼人早就给它取的名字黑松岩好。”听了阿勒的话，我望着眼前这一片石海，的确，那密麻麻、黑糊糊的石林，不是很象黑松林吗？

歇息片刻后，阿勒便带着我们走向黑松岩的深处。绕过几个零星的小石林，眼前便出现了一片奇异的景象。那连成一片的石林，既象巍峨雄伟的长城，又象戒备森严的古城堡。古城堡的中部，还有一个城门。城门两边，几个戴着头盔的

撒尼汉子，手持戈矛，俨然似古城的卫士。在“古城卫士”的前边，那一个又一个的石人似即将出征的士兵，他们有的吹着牛角号，有的正欲跨上战马，有的挥动着战旗，似乎在准备着一场激战。

进了古城大门，便是一个宽敞的平坝，比之于老石林的跳月坪，更显得宽阔。平坝的周围，巨大的石柱，一片连一片，似大海的浪涛，滚滚奔腾；如原始森林的巨树，立地擎天。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壮丽的感觉。

如果说，远望新石林，得到的是一个“壮”字，那么，进到里面细看，得到的则是一个“奇”字。这里的每块石头都以自己的姿态，显示出神奇色彩，比之于老石林，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以它独特的风格吸引着我们。

“同志哥，你们瞧这片百花林！”阿勒在石林深处喊着。寻着他的声音，我们向百花林走去。百花林！真是名不虚传。在老石林，我们曾被那巨大的莲花峰吸引过。但这儿，岂止是一朵莲花在开放！在白云乳雾的深处，那含苞欲放的石蕾，朦朦胧胧，使你领略到一种余味无穷的风韵。不仅如此，在这神奇的花园里，我还看到了大理的“山茶”，洛阳的“牡丹”，冰山上的“雪莲”……在它们的身上，又寄生着各种野草野花。望着这些千姿百态的石花，我仿佛置身于百花齐放的园林

之中，我被美的魔力深深地吸引了。我想，要是这儿只有一个莲花峰，只有一朵巨大的莲花，虽然它也算得上高大完美，但也不免太单调了。啊，百花，石林里的百花，你是这样地懂得艺术创作的规律，这样地和我们心心相印，又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这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黑松岩，岂止是一个美的化身，应该说它还是整个宇宙的缩影。从“百花园”出来后，我们又看到了“古森林”、“云雾海”。在那一片石头的云海雾浪中，不时露出一个硕大的石星，在阳光照射下，银光闪烁，颇似天上的星星。至于那些来“古森林”安家的“动物”，更是以其生动的情趣迷住了我们。如果说那长啸的“骏马”给人如闻其声的感觉的话，那么，那一片奔腾的“群马”，又使我们感到飞跃向前，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看，那只“长颈鹿”，站在林子里，张望着，似乎在寻找它的伙伴。那从古森林里出来的“大象”，垂着两扇大耳朵，拖着长长的鼻子，低着头，好象在沉思什么。那“母狮”的背上，还有一头“小狮”；“小狮子”有点调皮，正撒着娇呢。那个“小猴”，攀在一棵树上，向上爬着。它要干什么呢？啊！那是一株石桃，那桃儿太甜了，它已吃了不少，还想爬到树顶，再摘几个，带回给阿妈。至于那欲飞的“雄鹰”，展翅的“凤凰”，又给人们“我要飞了”

的感觉。

我在这些有趣的“动物”面前流连着。突然，《石林》编辑部的小李的呼喊打断了我的沉思。

“快来看，那两条‘鲨鱼’才怪呢！”随着他的手势看去，只见两条“鲨鱼”，正跃出水面，它们的头向着蓝天，好似要跳出这深不可测的石海，到蓝天的海洋去遨游一样。阿勒听说我们发现了“大鲨鱼”，也兴致勃勃地说：“这用不着奇怪。几千万年前，这儿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不用说，在这儿，鲨鱼当时一定是很多很多的。如今，还留有一两条在石海间，它们感到太冷落了，所以要跳出来看看大世面。”阿勒说得很风趣，我们大家都笑了。笑音未绝，阿勒又说：“你们看，从沙漠里来的‘骆驼’，不也留在这里不走了吗？”的确，那个站在石柱上的‘骆驼’，正昂首遥望北方，好象在怀念着它那沙漠里的故乡；它也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同伴：“快到这绿海天涯的南疆来吧，这里的撒尼人、阿细人和北方的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同胞一样的善良。”

这里的石头美，这里的石头奇，这里的石头也险。当我们跨进一个石门时，看见上面那力重万钧的巨石，两头只有很少一点搁在石门上，真象随时都有从天而落，砸在头上的危险。于是，我们都以极快的速度跃过石门，以免遭到那“临

头”的大祸。这时，阿勒却哈哈地笑了起来：“不用怕，那石头看起来险，其实是不会落下来的。你们都是懂科学的，早在几千亿万年前，这石林形成时，它就搁在石门上了。”他望了望那一动即落的巨石，又继续说：“这样的石头，在我们路南县到处都是。我们撒尼人从这里知道，路南县从未发生过大的地震，要不，它们还能稳稳地搁在上边吗？”我问他：“路南为什么没有地震呢？”他立即回答了我的问题：

“恐怕和石林这种喀斯特地质结构有关吧！这种地貌，地下也和地面一样，由千差万别的石头组合在一起，石缝一多，地就不易动了。”

这段话，他说得朴实，但却较恰当地回答了我的疑问。想不到这位赶牛车的撒尼汉子，还懂这样多的科学知识。县宣传部的那位彝族同志告诉我：“你知道吗？他是五十年代的中学毕业生。因家里缺少劳力，便回家赶牛车了。”阿勒的身世，我想一定有点不幸吧。当着他的面，我不便问。但是，他那豪爽的性格，热情待客的礼貌，却又表明他对今天一切的满足。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象石头一样朴实坚强的民族。

这里的石头奇，不仅在于它的千姿百态，更在于每个石头都有一个活的灵魂，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能引起我们深深的共鸣。那互相偎依的